

「國語」是北京話嗎？

問：如果台灣話不是「國語」，那麼北京話難道就可以稱為「國語」嗎？為什麼你仍然稱台北流行的北京話為「台北國語」？難道沒有更適當的名稱？

——台南 王忠

答：現在通稱的所謂「國語」，的確不是恰當的名稱。日據時代所謂「國語」指日本國標準語，即東京語；戰後所謂「國語」指中國標準語，這兩種「國語」都曾對台灣話進行壓迫，所以台灣人對所謂「國語」，心中不免反感。

國民政府所謂「國語」，實際是日本的舶來品，是民國初年才移借來的新名詞。「國語」在春秋時代原是書名，後來所謂「國語」指外族統治者的語言，如「遼史國語解」、「金史國語解」。中國自古稱「共通語」這樣的意思，用的是「諸夏語」、「雅語」、「通語」、「官話」、「普通話」、台閩

「國語」是北京話嗎？

粵在清代稱之爲「正音」，都不稱爲「國語」。日本在戰前一直是帶有國家主義傾向的國家，就像許多後進國家一樣，對於國家制訂的標準語有一種好像基督徒崇拜耶和華爲唯一真神的心態一樣，當作不可侵犯的語言，對方言採取壓迫手段。所以稱之爲「國語」，的確是帶有國家主義的意味。不過戰後日本開始民主化，不再歧視方言，並且社會上已改稱爲「日本語」。

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可以說是國家主義和蘇維埃主義的混血種，而日本國家主義的影響特別重，因此毫不思索地把「國語」一詞借用而來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中國民主化，「國語」一詞就不該稱爲「國語」，而應該稱爲中國語、或華語。不過這樣一來也可能產生地方民族的不滿，就像客家人、山地人反問「難道客家話、山地話不是台灣話」一樣，吳人、閩人、粵人、滿人、蒙人、回人……如果是認同中國，就會反問：「難道我們的話不是中國話」？可見正名的困難。

現在對於中國標準語只有台灣還稱「國語」，新加坡稱之爲「華語」，大陸稱之爲「普通話」。名稱的選用有不同的意含，所謂「華語」有將之視爲外國語之義，「普通話」有放寬標準的意思。

在現代的用法上，「標準語」和「共通語」是有不同的意義的。「標準語」其實是一種理想，原是不可能推行的。因爲如果以北京話爲標準語，那麼無論語音、語彙、語法都要和北京城裡人的話相同。然而北京城裡人不過數百萬，中國有十幾億，他們的母語跟北京話都不同，學習北京話時一定會摻雜自己的發音習慣、語法習慣，特別是在詞彙上，由於它和思考方式、文化背景有密切關係，不可能完全使用北京話的詞彙系統。所以標準語只能懸爲理想，事實上是不可能推行

「國語」是北京話嗎？

的。推行的結果，一定會變成一種接近標準語的「共通語」。

董同龢先生有一篇短文：〈國語與北京話〉（收入《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集》食貨出版），他劈頭就說：「國語不等於北京話」，他認為「我們向大眾介紹國語時，凡音讀、詞彙、語法，都應該取約定俗成的標準去介紹」，不能一味強調「北平味兒」。結論是：那些「高喊北平話才是國語的人可以罷休了」；「沒有到過北平的人一樣可以學會說一口好的國語，生於北平長於北平的人要說好國語也需要學。」

這一席話不愧是語言學家之言，真叫那些說不好「國語」的人痛快，叫前年想要制訂「語文法」，說在公共場合不說「標準國語」要打屁股的大官兒難過。

不過什麼是「約定俗成」？十億人口可能來個約定俗成嗎？再說台灣和大陸隔離了四十年，這個「國語」橘越淮而為枳，泡過台灣海峽的海水，吃了台灣米，和大陸約定俗成的「普通話」，無論在語音上、詞彙上、語法上都有很懸殊的不同，儼然成爲一種新方言了，還配稱什麼「國語」？關於這方面，鄭良偉、樋口靖、李振清……諸學者和本人都曾作過比較研究，到現在爲止，已出現十幾篇學術論文。

簡單說，「台北國語」的特色是：語音上如沒有捲舌音、沒有兒化韻、單調的輕聲；詞彙上如「好菜」、「不賴」、「真糗」、「蹺課」、「亂蓋」、「好Q」、「T恤」、「K書」、「飆車」、「驢透了」、「泡妞」、「把馬」……；文法上如「你有沒有去」「有沒有看到」「要不要去」「會不會累」……都

跟大陸的「普通話」「北京話」不同。長此以往，台灣的「國語」和大陸的「普通話」可能講不通。如果海峽兩邊都來個約定俗成，那麼中國便有兩個標準語了。

對於台灣的「國語」，日本學界有稱爲「台灣標準語」或「台灣國語」的，西方則謂之Taiwan Madarin或Kuoyü，「普通話」則稱爲「中國語」或Chinese。凡是稱之爲「國語」Kuoyü都是指「台北國語」。沒有指「北京話」或「普通話」的。

「台北國語」是我新創的名詞，這是爲了和鄉下的「台灣國語」區別暫定的名稱。如果你要排斥「國語」這樣的名稱，要稱之爲「台北華語」、「台灣華語」當然更好。不過在台灣，這又是新名詞了。

我的用語習慣，總是在「國語」二字加個引號，意思是說，這個名詞本來是不恰當的，而且帶有不好的詞色。就把這個不好的名稱暫時送給「台北國語」吧。